



歸葉山房藥鈔

四

4曾
593
*5

四



門 4
號
卷

日知錄集釋卷七

崑山顧炎武者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孝弟為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

孝弟為仁之本

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為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為人也孝弟後言其為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為人長也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
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
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
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
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
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
所以興則亦不待讖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
者也

始與

與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與此卽竈之神矣原注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與也李氏曰尸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與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與仲尼燕居以與作並言是與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與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楊氏曰與本非神此義甚好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原注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原注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

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原性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禮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力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與以道齋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

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答問原述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

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為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為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
大指與此畧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己推
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為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
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
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
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
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為人
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
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

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
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
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
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原注本
程子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原
注
仲弓問仁夫子
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
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
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
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原注
語辭云爾 違道不遠即道也違禽古人
獸不遠即禽獸也孟子已自申之 豈可以此而疑忠恕
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
為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
義豈有二乎原注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
非也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為忠
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
得而聞錢氏曰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
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

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古也古書言
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濬詁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
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龜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
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聲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
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井廩文
王拘幽孔子尼困之類故曰命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已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
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為二故曰子如不言則
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

侃聞聞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性之之事
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
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
文而子知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
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
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
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
仁者其言也訥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

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
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
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
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
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
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
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
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

楊氏曰東發夏世
之言可謂深切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

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元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勦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楊氏曰衍之言非其實也懼後世之責而姑為是言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代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滅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諡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

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疆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原注猶南宮逆謂稷躬稼而有天下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啟之也故曰三讓原注鄭康成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

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爰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猶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原注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眾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

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為紂罪矣乃周之

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為改今文

闕疑可也原注書大誥爽邢

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為亂臣十人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知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

原注文信公正氣歌可以謂之知生矣孔子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原注衣帶贊

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薦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二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

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鬪士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糴鉏白粳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券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掖圍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

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為政之要道乎
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

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受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

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

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原注左氏

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

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

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為甲公羊傳桓公使

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原注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原注定公十三年

真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

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

出故孔安國注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原注王逸注天

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為之說原注陸氏釋文

於丹朱傲云字又作真蓋古傲真通用宋吳斗南因悟即

此盪舟之真與丹朱為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

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何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

丹朱與真為兩人也曰周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

也然則南宮适所引正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與泥

之子斷可識矣

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陳原注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其

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原注宋書高祖紀盪主戴

昇徐宣等後周書侯莫陳

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眾敵因而取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原述左傳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畧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楊氏曰天子於管仲之罪只存而不論其不曾說仲之無罪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為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

仲與忽則成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原注漢晉以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若毛偃為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為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為之說楊氏曰此程子之言實不然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賤也而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

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旨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廼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原注人之生也直卽孟子所謂性善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二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噉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卽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卽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卽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

原注史記趙世家吳

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
不吳不教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驚衛尉衡方碑辭引
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
士缺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
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沂縣西古之沂山也國語所謂
虞矣揚用修曰吳古虞字省文如虞之省為乎墟之省為
粗也今崑山有浦名大虞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
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

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原注史記

襄王五十三年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原注吳祖太伯

為虞公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原注水經注

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

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

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

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

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

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

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原述通鑑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

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

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

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

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

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

今王原述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

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

哀字相近史記分為二人誤耳梁氏云觀孟子本書當是

與必在惠王改元之十五六年間以魏襄為哀猶十二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為襄公也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

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

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

自明者也

據紀年周慎謁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為魏襄王

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為赧王

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

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

嘗為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

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
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原注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其後二十二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者非 衛嵩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天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弟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宥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居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任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之心錢氏曰王安石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信可謂加卿相而不動心者矣較之告子其禍人家國尤烈故曰是不難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閻氏云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即躬稼本稷而亦稱焉古文體則有然者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罰中刑笞罰大刑扑罰又曰晉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

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眾整如此原注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敘肆行列也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原注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子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

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無鄭氏曰見間當為觀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為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為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為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為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原注未克商以前無滅國者但臣屬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原注唐蜀羌東臨上黨原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

其如振稿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麀無夫里之布

沈氏且稼堂云元本中此條前人已刪之今仍存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原注昭公二十六年又麀人職掌斂市之紵布總布質布罰布麀布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江氏曰麀無夫里之布集注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麀上文麀而不征注而不麀之麀是市

宅此塵謂民居即周禮土地夫一塵許行願受一塵之塵
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
問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閭民為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
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
謂里居即孟子收其出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
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
或作為臺榭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
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
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宅已種桑麻有孳婦布縷
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
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塵者皆受惠也集注以塵為市
宅以里為二十五家又舍閭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
力役之征以夫家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
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
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驪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
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

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

滕世子哉問氏曰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櫛櫛而

魯則知母即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

三年喪復至齊而為卿耳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

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酌原

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

遺法也原注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

然矣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

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

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
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
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
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原注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
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之自
言亦曰濬畎澮距川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
知其制不始於周矣乎五十七百畝其五十七百畝特丈尺之不同沈氏
鑑外紀云夏十寸為尺商
十二寸為尺周八寸為尺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
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量故史記秦始皇
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為紀符法冠
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改制改

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
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注亦有可言夏時
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
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英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為是紛
紛無益於民之事哉錢氏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
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
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
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
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
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
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孟子
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
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
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為郊內也郊內謂之國
中首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

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二而取一
通外內之率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為言通也康成
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為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
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解穀梁宋
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莊獄

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注莊獄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獄是
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
之道原注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莊同反陳于獄注云獄里名

古者不為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為賢者之過未合
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
伸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

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
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
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
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
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為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天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為之服斬衰三年皆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也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應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汝成案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引此文以子之為公行子之先或疑即燕子之恐皆非是為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為大孝耳原性與答桃應之問同後儒以為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庠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原注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邳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

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閻氏曰孟子欲常常而見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往返萬里親愛弟者固如是乎有庠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零陵之傳有是名者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之

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瀋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天尊為尚父親為后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原注周時滅一國乃封一國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是也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

竹書紀年武王十
六年秋王師滅蒲姑

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
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原注漢高祖封劉仲為代
王乃是棄其兄於邊陲近
寇之地與舜
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
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
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原注黃氏曰鈔讀王制曰
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
於農等而上之
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
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日奉不明
乎此而侮辱人之君當多於三代之下矣雷氏曰周之班
爵祿有本制有
加禮孟子於侯國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
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

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

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原注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
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

周地本襄公十八年楚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

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原注女叔侯對平公曰虞虢
焦滑霍楊魏皆姬姓也晉

是以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

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原注漢梁相費汎碑云其
先季友為魯大夫有功封

費則以為姓按隱公元
年已有費伯即費齊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

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滑王曰魯

費之眾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邾邳殆

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為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

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原注義字從我兼聲與意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為兄之子

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竝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

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檣杙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

降之

原注下章言天之降才

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

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對之方悉雁行之勢原注馬融圖祭賦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欽然

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欽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為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原注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

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裳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陳庶子曰性命與經濟之學台之則一貫分之若兩途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彼徒求空虛之理於當世之事未嘗親歷而明試之又曰蘇子瞻

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歷山川但抒吟咏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覽人才但肆清談侈浮華而不揣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無失為善士倫或司民之收秉國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與創不知孰利改革不知誰害薦舉不識其賢廢黜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貽毒已滋忽然倡建自申論議非觸戾人情犯時之好即膠固成迹滯古之法為患豈可勝道哉夫士欲知用舍必自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無事之日始

飯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縵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原注千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

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為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原注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禾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朱鮑照河清頌引孟
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
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
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
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
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
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原注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馮之誤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闕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原注陸賡詩草本疏云子夏曾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充李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孫氏曰近刻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正撥拾子書中所引孟子逸篇以成文詞旨淺陋即其篇題之謬可直斷為偽也王充論衡云孟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是篇名性善非性善辨也且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孝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篇之理蓋孟子外書趙邠卿已識其不能闕深似後人所依託今因其偽而偽之則益淺陋矣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原注
願而教不倦里仁為美君薨聽於冢宰大哉堯之
為君意似小子鳴鼓而攻之吾黨之士狂簡鄉原德之
賊意似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
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為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

原注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

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為邠今惟

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出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

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

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使已為政以下則孟子之

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首嘗學於孟子而

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

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

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

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皆以孟子弟子

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

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原注淮南子黃帝

捷烈索之注二人皆黃帝臣也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

二卷今不傳宋檢訂曰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

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止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

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

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
門也趙岐注滕更勝君之弟來學于孟子也其為弟子甚
明不知宋太常之諱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于史
記索隱以公明高為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異為孟子
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諱正字引孟子齊有
曼其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
得而知之矣又曰案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四等公孫
丑居第三等萬章居第二等徐子居第一等孫
五等餘不與焉至氏曰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
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止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
疏朱注所同也李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
以為然注生不害益成括本不見于趙注但見于孫疏而
朱注亦不以為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
人以為季孫聞孟子之辭萬鍾而與之子叔亦從而疑之
趙注之謬本有甚于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曾徑罷視而
今孟廟初列之始詔而未正與以高子為弟子蓋以山徑
茅塞之語視乎師戒其弟故以為學他術而不終然小弁
之言孟子稱之為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
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即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
名不害趙注以為告子孫疏疑以為告子而浩生其字不
日齊人未嘗以為告子孫疏疑以為告子而浩生其字不
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即告子亦恐非孟子弟子

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為一是則謬之尤者
至益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于孟子非實言其為
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
祀典之目而附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
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為子叔疑則是據朱注而
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又曰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
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
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為字也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益成括嘗為孔子門人尤
誤

茶

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
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茶秀也以萹茶蓼陸
草也陸清獻曰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田有原自隰故並
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從儒者所見似不同愚謂草木之類
有種一而臭味別者故茶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那風

之茶與周頌之茶一物而有苦菜穢草之異正義以其分
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抵牾也陳氏曰爾雅茶者
茶委葉也蓼者蒿虞蓼也王肅皆以爲穢草分水陸當矣
但未詳茶之性狀爾雅茶委葉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
形案古今注云茶蓼也紫色者茶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
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茶青色者爲青茶亦謂
紫者爲紫蓼青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此與王
氏水陸二穢意同朱子所謂蕪蓼或卽斯草但不當以苦
菜當之耳今按爾雅茶澹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茶苦菜
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
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
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
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蕪蓼茶注云卽芳疏
云按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茶皆云茶茅秀也葉也苳也
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澹虎杖注云似紅草而

麓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澹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
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澹委葉注引
詩以抹澹蓼疏云澹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澹陸穢草然
則澹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株作薺此二字
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櫝苦茶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
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薺蜀人名
之苦茶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柳谷風之茶苦
七月之采茶疏之萑茶皆苦菜之茶也原注詩采苦采苦
傳苦若菜正義曰
此茶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枯肥而
美所謂萑茶如節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又借而
爲茶毒之茶桑采湯誥皆苦菜之茶也夏小正取茶薺周
禮地官掌茶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詩鴉鵲拊

茶傳曰茶萑茗也正義曰謂薺之秀穗茅薺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茅秀之茶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茶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類望之如茶考工記望而眠之欲其茶白亦茅秀之茶也良粗之茶蓼委葉之茶也唯虎杖之茶與檟之苦茶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茶薺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魚鼈烹茶後云武都買茶注以前爲苦菜後爲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原注自此後茶字減一畫爲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其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石補闕蔡母曠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滯一日之利暫佳瘡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口寒中瘡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冢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詞

爾雅舒雁鴝注今江東呼鴝鴝卽鴝字原注古加字讀如鴝詩君子借老之

加東山之嘉並與何為韻左傳魯大夫榮駕鵝方言雁自關而東謂之
馴鵝太元經裝次二駕鵝慘於冰一作鵝鵝司馬相如子
虛賦弋白鵝運駕鵝雙鵝下元鶴加上林賦鴻鵠鵠鵠駕
鵝屬玉場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鵝之能捷張
衡西京賦駕鵝鴻鵠南都賦鴻鵠駕鵝杜甫七歌前飛駕
鵝後鵝駕遼史穆宗紀獲駕鵝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
西湖廣汴梁私捕駕鵝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
云未詳或云當作駕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原注漢書古
鵝師古曰駕音加今本亦誤作駕今左
傳本亦多作駕猶詩乘乘馬之誤作駕也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為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

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
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原注晉書荀崧傳時簡省
博士其儀禮公羊穀梁及
鄭易皆又多故歷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
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
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
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原注詩書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
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
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
一經所謂田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
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剡親受孔子歿丘明譌其所聞為
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

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原注按元帝紀云太儀禮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雖置而旋不行也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習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豫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人

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場為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為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為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為乖理苟便已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

經兼論語孟子原注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朱文公乞修

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煩存者三禮而已周官

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

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原注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

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此猶有三

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

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

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

之原注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士介甫始罷去祖宗

至於明代此學遂絕沈氏曰康熙九年二月順天學政蔣

超題請課士之法增定周禮儀禮與

禮記並立又請春秋傳題及脫母等題全序經旨不能將

傳合盡去亦當除去脫母等題禮部議周禮儀禮增入禮

記之處無容議春秋脫母等題原係與士子學業無

益相應刪去以後考試止將單題合題酌出旨依議

朱子又作謝監獄文集序曰謝緯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

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

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

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為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先生儀禮鄭注句讀序曰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

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為之注魏晉以下至唐

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

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為經害

者一也南渡以後一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為宗學

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
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
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生
臬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濼濼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
編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
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尙存於關
中則彼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櫻若篤志好學
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宋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
以已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
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
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

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義以通制作之原則
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
英而辛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穆若者其不爲後世
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
士子而姑勸之以麻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治經術者之
責也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
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
煥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

篇為今收定武成最為得體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

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齋必有明衣布之下錢氏

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寢衣之非齋服明矣不宜移易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

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

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

論語誠不以富一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

雅以南陽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為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

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

原注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

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二篇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
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
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
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之上以為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
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

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

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

於天元而地黃之後原注依於義亦通錢氏曰此等謬說

徒啓學者師心度

古之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况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
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日知錄集釋卷七終

日知錄集釋卷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州縣賦稅

王士性廣志釋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
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
沿不敢議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
七縣無論所轄卽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
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
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
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
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

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度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經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經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爲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壞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二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

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爲一郡屢次建言皆爲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爲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百年原注惟銑言今之郡大者名數且不能悉矣望其理也宜合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輻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
間氏曰宋紹興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曰清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並在高安經界既定兩縣隨產認稅于是

高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安不免以無田之稅增
均于原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
高安得偏輕之利而清江得偏重之害矣又曰懷慶府知
府紀誠疏曰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
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
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嘉靖十
一年新丈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二縣如此他
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于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顯以
其糧分應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河內縣原編戶一百
二十餘里今併為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
為二十九里他縣亦皆類是入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
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荒之此重者益重
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該成案先
生此條說詳十卷地畝大小州縣界域閻氏注村下允合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
關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
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
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

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
原注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此所謂欲製
止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
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
大梁德棣之於濟南穎毫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
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
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
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
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
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原注庭縣也請分為封溪
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山人見風俗通
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

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
逃蹤迹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
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
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
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
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
爲吳以東爲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
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
便子悅荅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
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
損幹楊氏曰幹郡守所食于郡者子悅荅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

潤負心嗟乎人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
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爲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
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
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
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
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
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
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
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

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
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
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按成案唐制自羈縻州外有雄
望赤緊輔上中下八等見新舊
唐書地理志實則以戶口多寡分為上中下而刺史之秩
視之唐六典所云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是也唐會要開元十
八年三月十七日初太平時久戶口日毀宜以四萬戶口
已上為上州二萬五千戶為中州不滿二萬戶為下州其
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
上州緣邊州三萬戶已上為上州二萬戶已上為中州其
親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為上州王去任後仍舊是以
刺史之尊暫升其州非通制也第六典成于時則云中
州三萬戶以上下州戶不滿三萬者何以岐州若至是縣
則新志有赤畿緊望次赤次畿上中中下下十等無云京
者攷六典云萬年長安河南洛陽春先太原晉陽令一人

正五品上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諸州
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諸州
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是
唐時縣令曰十而秩則六也又萬年長安條下注云開
元十一年甲比都以晉陽太原為京縣十七年延陵又以
奉先同京縣又承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京縣置二人
丞三員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京縣置二人
則唐時有京縣明矣先生所云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
等蓋本諸此不知新志何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
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
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為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
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為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
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為三等糧二
十萬石已上者為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為中
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為下府秩從四品原注不知
何年始改

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
土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司軍
馬守御路當驛道邊方衝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
要者為繁不及此者為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
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
之矣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
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為太原府元宗以蒲州為河中
府益州為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為鳳翔府荊州為江陵府
德宗以梁州為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
建都之地也原注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
王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幽州
為范陽府魏州為大名府恆州為真定府鄆州為東平府
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為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

後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為興唐府鎮州為真

定府原注冊府元龜載長興二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

舊以鳳翔府為首河中都維揚請以河南府為上其五府
博為興唐府鎮州為真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位升在
五府之上至宋而大郡多升為府王明清揮塵錄曰太祖
合為七府

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為歸德府後為應天

府錢氏曰景
德三年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太原府錢氏曰
大觀元

年真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為壽春府錢氏曰政
和六年仁宗以

昇王建儲升建業為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人繼以

齊州為興德軍神宗自顯王升儲升汝陰錢氏曰
顯州為順昌

府錢氏曰政
和六年哲宗自廷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為延安府錢氏曰
重

四年元祐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為肇慶府錢氏曰重
和元年欽

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為中山府錢氏曰政和三年太上以
 康王中興升康州為德慶府錢氏曰紹興元年今上以建王建儲
 升建安為建寧府錢氏曰紹興二年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
 多進狀以英宗嘗為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進言英宗
 嘗為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
 州為信德府岳州為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
 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為襄王升襄州為襄陽府仁
 宗嘗為慶國公升慶州為慶陽府英宗嘗為宜州刺史以
 宜州為慶遠軍神宗嘗為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為德安府
 又嘗為光國公以光州為光山軍哲宗嘗為東平軍節度
 使以鄆州為東平府嘗為均國公以均州為武當軍徽宗

嘗為寧國公以寧州為興寧軍又嘗為平江鎮江軍節度
 使並升為府又以太宗嘗為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為遂昌
 軍今上即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潛藩擁麾
 之地也原注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為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墟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為高陽郡放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世升郡故事然以先皇委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便加恩數矣
 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為遂寧府嘗封
 蜀國公升蜀州為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陞小之
 處如除和澤沁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
 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原注凡唐宋舊設之州並有附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冗官合州官兼領洪武初并附郭縣入州
 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

州統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
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錢氏曰攷宋時州升府名存實
齊州政和六年許州元豐三年准寧本陳州宣和元年開德
三年額昌本許州元豐三年准寧本陳州宣和元年開德
本澶州崇寧五年河間本瀛州大觀二年紀在元年慶源
本趙州宣和元年隆德本潞州崇寧三年平陽本晉州政
和六年京兆本永興軍宣和二年臨安本杭州建炎三年
紹興本越州紹興元年平江本蘇州政和三年鎮江本潤
州政和五年慶元本明州紹興五年瑞慶元本溫州咸淳元
年建德本嚴州咸淳元年嘉興本秀州慶元本安慶本
舒州慶元二年隆興本洪州隆興三年改建康府寧國本
宣州乾道二年隆興本洪州隆興三年改建康府寧國本
荆南府淳熙元年復常德本鼎州乾道元年江陵建炎四年置
寶慶元年建寧本建州紹興三十二年崇慶本蜀州淳熙
四年嘉定本嘉州慶元元年潼川本梓州重和元年遂寧
本遂州政和五年順慶本果州寶慶三年隆慶本劍州紹
熙元年同慶本成州寶慶元年恭州淳熙六年英德本英
淳本忠州咸淳元年重慶本恭州淳熙六年英德本英
州慶元元年志失年德慶本康州紹興元年靜江本桂州
紹興三年慶遠本宜州咸淳元年恭州紹興元年靜江本桂州
改雲中本雲州宣和三年成都本益州嘉祐四年復太原
降并州嘉祐五年復楊氏曰後尚有真定鳳翔二府汝成

案宋史地理志真定府次府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本鎮
州慶曆八年初置真定府路安撫使統真定府改爲鎮州今
十五年始改曰鎮州漢仍之尋復爲府周又改爲鎮州今
云慶曆八年初置真定府路安撫使統真定府改爲鎮州今
度已在宋初矣鳳翔府則唐至德初升宋仍之非由州而
升故顧氏錢氏皆不數陽氏云後尚有此二府者誤也志
云江寧府開寶八年平江復爲昇州節度天禧元年升
爲建康軍節度錢氏考昇州按南唐建都金陵以昇州爲
江寧府宋平江復爲昇州節度天禧元年升
寧府改江寧軍節度日建康此志殊未分曉是江寧府在
天禧元年今云建炎三年改建康府蓋數宋高宗時也又
志云太原府河東節度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爲繁
州軍事攷異云當云降爲并州嘉祐五年復爲太原府與
此所疏合第嘉祐五年上距太宗元年且八十五年則與
王明清所云太宗以晉王即位并州爲太原府者異矣
錢氏此條下注云大觀元年既與後所疏異攷志云元豐
爲次府大觀元年升大觀元年既與後所疏異攷志云元豐
非由州而升則注所云益誤矣縣之隸於州者則既帶
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源進惟到任繳憑
之意體統乖而名實殺矣竊以爲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

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
不畫一而易遵乎楊氏曰此
即唐制也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
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
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原注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
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為
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原注武帝紀
元光六年詔
日少吏犯禁宿成傳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原注宋書
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
為亭亭長主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為長
安亭長失官是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原注張敞傳注
亭長亦稱官也師古曰鄉有秩
者齊夫嗇夫游徼原注宋書
又有鄉佐三老堂教化嗇夫職聽訟收

賦稅游徼循禁賊盜

原注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二老
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盜非

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

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

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者一人為縣三老與縣

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原注三老為鄉官故壺關三
老茂得上書言太子黃霸

傳使郵亭鄉
官皆畜雞豚

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井之始而

管仲為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

原注管子
書曰擇其

賢民使
為里君

而周禮地官自周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

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鄴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

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

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

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
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素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
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况託之
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
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
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
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
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
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
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
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北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

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
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
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
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
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
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原注文
言唐之初止有上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
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
書代宗紀大曆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麻髮
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其言練
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沈
氏且通志載唐六典開元十道圖曰百戶為里五里為鄉
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郭外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
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鄰為保有長以相禁約注曰里正
兼課植農桑
催調賦役
興亡之塗罔不由此楊氏曰此論為得
但恐不得其人耳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為外黃鄉嗇夫

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原注後漢書本傳而朱邑自舒

桐鄉嗇夫原注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

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

鄉民原注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為

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原注漢書循吏傳二君者皆其縣

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錢氏曰漢之三老

可累擢至大官故賢才恒出其中郡縣掾吏亦然今雖欲重其選而若輩本無出身之路地方官又數凌辱之其願

充者不過姦猾無恥之徒而已安能佐縣令之治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榜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

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

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

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

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鬪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

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

原注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

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

懲凡戶婚田土鬪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

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

景泰四年詔書猶曰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

民榜例懲治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為盜賊會

經問鬪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

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

之遺意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

不擾唐至大厯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雲

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

日釋八

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
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
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
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
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
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
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
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
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貢
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

原在英宗實錄言
松江知府趙豫和

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行忿爭不已者
則已爲之和併故民以老人目之當時稱爲良吏 正統
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
見於景泰三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黃仕場所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
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
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
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二帝發喪而遂以收天
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爲萬世所
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
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
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

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
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
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
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
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原注

縣或謂之耆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原注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正月升巡檢為九品洪武中尤重

之而特賜之敕原注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見御製文集第七卷又定為考課之

法原注二十五年閏十二月辛卯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

司四十有五年原注二十年閏四月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

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原注崇禎年自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乾元以後

節度觀察防禦使之設正與明代累添總督巡撫兵備相類何者巡檢過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原注楊氏曰巡檢裁而總督添此一大升降也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為比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勝其可得乎愚故為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原注或謂之鄰以保治甲視所謂不

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沈氏曰保甲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眾眾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統其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于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為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十甲甲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樸直者為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為之使慮士之賢能者為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為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兇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平保者為鄉鄰則就指紳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賞罰進退以為勸懲必且感德畏威而職無不盡已雖然欲如是非州縣之所得擅為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

自專必也奏其事於朝廷得額定其員次第其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顧亭人又莫不稱為治教之基則非迂遠而濶于事情可知在更化之初必共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矣姚大合曰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為少矣而攘劫之風不息則捕之可勝捕哉今功令以保甲為弭盜首務此非阻江湖則濱大海聞廣之問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羣兇亡命者匿焉驅之急則奔聚日眾其為隱憂甚大又不僅攘劫之患而已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強悍素著藏匿兇惡常臨以兵役數千不能得一罪人今欲比次其戶著籍察之又日更月易使往其出人生死遷徙具報于官恐愚頑之民未能若是紛紛不憚煩也瑩常以為保甲之法宜審時度地變通而行之但師其意可矣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攷漢

世用人之法今攷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為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暉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為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為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原注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為州郡佐官其時劉焯對牛宏以為往者州唯置綱紀

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
家屬即齊魏之世猶然
宋史選舉志宋初內外小職任
長吏得自奏辟熙寧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
兵官防河捕盜重課額務場之類尋又立專法聽舉於是
辟置不能
全廢也
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為掣籤而吏治因之大

壞矣

京房傳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原注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使如淳曰三輔郡他郡得任用他郡人而卒使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沈氏曰陳諒直云隋氏罷鄉官易盡以私弊防天下之人三代之法未盡泯于秦者至此而無餘卒等于秦之速亡信乎治天下者在彼不在此也唐高宗時魏元同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傳說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
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
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
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
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
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
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
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
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
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

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旣多
紊矢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亦將
竭其庸妄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
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
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
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
比屋可封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忘諸色人流歲以千
計羣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
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
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
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

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
自擇下吏之文也六僕正中大夫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
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大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
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目
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
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尙
矣居家視其孝多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
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
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尙
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

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尙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
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
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
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合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
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
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豈知人今欲務
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
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
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叢爾猶得若斯況以神皇
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
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敝事臣

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元宗時張九齡為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者使者才行可人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為州縣殿最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原注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合長聽細事代尹擇合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

臺事宋齊人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原注續漢

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為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眾局亦乃

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永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為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為之然南齊陸慧曉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為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為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冗不參官品原注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

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性不能改政道與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統取進士天下以為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官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據者乎以令史官至宰執者移刺道魏子平孟浩梁蕭張萬公枯劉幹特勒董師中王蔚馬惠迪馬謀楊伯通賈鉉孫鏗孫即康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賈益謙皆有傳

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為意有令史緱直原注新舊

書並作句直句首勾是宋人減筆字今據冊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緱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為

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緱直為當官以平配為者令也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開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為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

密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賞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八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黷汚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原注唐書本傳韋處厚為相有湯鉢者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鉢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原注冊府元龜夫身為大臣而有甘臨之憂係遯之疾則今之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

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行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謁蹙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為之以其他多賦稅恐飛詭為姦也然幣孔蠹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日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先生郡縣論八曰善平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

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子
兄以是傳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
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
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
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
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
所謂養百萬虎狼于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
愉快孰過于此又隨筆曰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
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
七八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治官每役止留一正副
供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省事則

無所售其嚇射即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
民之急務也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
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
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
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
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
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
密矣然茲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
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

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
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
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楊氏曰與任吏
晉同病別發歸
于不振
而已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葛爾
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
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
皆得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

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

法從人原注宣公十
二年傳解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後人承其
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
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原
註出漢書董仲舒傳
師古曰眊不明也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此莫
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
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
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
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

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
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
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
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
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
之志不獲伸昏然罔自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
壞貧民愈無告刻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
誣也又曰萬里之遠嘖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
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
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
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

陵而莫禦雖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
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
空虛而本未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爲季報以季報
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卽依律斷決不須轉
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管氏曰
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牽不過奉宣職業明之時言官
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
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
事科舉而場呈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明俗弊矣其
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埋不得
其平而更起他弊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傲每生於所矯

省官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郡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比非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沈氏曰年十二月甲午詔革冗官各司府州縣添設添注署職之員除錢糧重繁者照舊存留外其餘參政參議同知通判縣丞不係額設者悉令回籍待缺取補汝成案宋太祖詔曰吏員猥雜難以求治俸祿鮮薄難以清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此言真達治體

吾苟勛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微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原注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與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為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關

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為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干慎行筆塵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楊氏曰富平之為此亮之停年或且以為聖人矣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非深識之士烏知其極哉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為一吏足矣奈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

於籤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

聞此法汝成案陳鼎東林列傳孫丕揚傳先是大選外官

北京山東為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為主而以廣西之梧州平樂桂林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為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為上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赴復調簡地僻缺孤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吏部之有掣籤自丕揚始也攷明史選舉志其初用拈闈法至萬曆間文選員外郎倪斯憲條上銓政十八事其一曰議掣籤尚書李戴擬行或可孫丕揚踵而行之然則掣籤不始於富平也特分地至富平始詳云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宦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為至

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上元原注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原注付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嶺使者歷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已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下各一掌選也原注新書張九齡為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即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

宗即位徵峴為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能相為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原注建炎南渡始詔福建原注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啟受賂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

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富自選縣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原注元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沈氏曰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于維濱俱張甚盛賜以御膳大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賜之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

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汝成案曾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干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干中州以至回還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障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咆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墮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踰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都坐其堂與道途所次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

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
士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
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
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
此故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
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胸中矣豈
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曾氏所云蓋在政
和未定制以前與先生論明代互選之得失正合後人論
議大率祖此其他弊端亦可類推第清樸既濶廉怨易積
易除近部則散法重輕害亦匪細今定合教授等官不選
本郡典史以上不選同省任滿定以六年視老可乞近地
銓政既詳私恩亦遂鄰省則風土人情不甚殊異固易設
施遠省則歲月既遙揣量委曲與利除害矣慮難鉅廉明
惠愛者盡心民事遐邇何殊若昏庸貪黷者即除本郡亦
何益之 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
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
同若非諳熟土風卽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
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

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卽是遠處無能之流
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
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合吏部注擬且委
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
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 原注冊附元龜 唐書韓依元和
中爲性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
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
商才補職 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
令閩越地肥行有山泉禽魚 此固昔人以爲蔽法而改絃
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 及者避嫌之法勝也
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 楊氏曰今所以無言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注闕雖多有爲人擇地亦
尙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旣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
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

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為嘗試昔唐皎為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隴右史書以為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斬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為斬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錢氏曰今州縣既分選調為二等而督撫又請陳發人員到省試用于是部選之缺扣留者十之八九銓選之權盡移於督撫而墨吏日甚一日此不信銓部而言督撫之弊也督撫之權愈重而州縣之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鑽營得之者輒不惜盈千累萬之賄安望其中有良吏哉顧氏但知聖籤之不得人而不知外有鬻缺之病國殃民其弊更深且毒也然則孫丕揚籤掣之法未可厚非督撫既有舉劾之權不宜更假以銓選之法內輕而外重恐其杜漸防微之計也

萬曆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父傲毛穎傳為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塵屨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不放原注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日身體貌豐偉二日言言辭辨正三日書楷法適美四日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均均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宋白曰長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原注長安志曰尚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勝列於院已定注則外揚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是也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

少景雲中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
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
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
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
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
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
書李韶循常擢人眾情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
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曰後者終於不得庸
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

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
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
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埋察
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
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身屬當銓衡宜改張
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
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微幸得爲吏部
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爲此格
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
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
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簡人也吾謂當備之時無

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疆怒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會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賊陽

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原注辛叔為吏部尚書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置魚執薄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咨書之指攷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為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勳人下無譟呼之叛黨何疑何憚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為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其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

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
謬箕歛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
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
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
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
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破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眾
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
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
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法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
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

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

格原注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可以資考爲限所與拔
惟其才注注得復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張眾專

務趨競給品枉燒光庭懲之
因行儉長名榜乃爲補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

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

躡級不得踰越非負謹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

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

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

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

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閤之也
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
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抗
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
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
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
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
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
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閤之也才
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
考給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仕也位不度才

功不索賞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
閤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鬪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
而羣爭怨矣其甚者或懷黃救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
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
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驢敗至死
不黜虎吏爛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
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眾也
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
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符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
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
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

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玩弊百吏廢弛法制
頽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
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
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
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
勤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
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選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
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
拔異能曾以功爲先後用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
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
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大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
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
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
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
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
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
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
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尙書侍郎者天子貴近
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

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為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為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

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為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敘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

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賅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
直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
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
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
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
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
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
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
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
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自持牒而請曰我應天法
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

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
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定
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
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
謁之吏故與長貳而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
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
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
其諾昨奪面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
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
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
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

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尙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尙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畧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畧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更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

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口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悞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

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直賢
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
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寡焉書其役
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
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
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
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
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
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
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
品員多所啟拔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

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
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
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若
今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
為黃散邪原注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
流內銓則右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
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
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
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
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
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
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

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日之守貳縣宰而散
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
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為尙書
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
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
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尙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
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
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
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
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
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

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尙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
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
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陸清獻曰人才不
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不
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勢也惟上之人有以
鼓舞之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思無以鼓
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
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問有壅滯之患無
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道莫若干循格之中行破格
之典使中才不得感次而進以守選法之常而英流間得
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今在籍候選者官舍所在督
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
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吏得越
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無礙于選法之常
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激勵而不
至于委棄自棄選授之期雖遙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
不見其遷升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則不見
其難如此尙何壅滯之慮此所謂以鼓舞爲疏通也今仕
途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

有例監有後誠有府史雜流此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
雖不可偏廢然其中豈無言監當核者宜嚴其例使一才
一藝皆得踊躍于功名而不至開使倖之門有貪汚者不
時糾參而考課之時尤宜嚴核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
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
辟有出身士人為掾吏既可息刻覈之風而士之未就職
者亦得少展其才皆今日疏通選政之道也姚大令曰後
世取士之途廣矣科第取之鴻博取之節職吏員取之乃
至入賢者取之登進其多而常有無人之歎豈執事者之
咎吾謂不然登進之法自有常格以絕奔競之門甄拔之
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向之數端者可以得尋常之
士矣若夫奇才留勇抱非常之器者豈屑屑從事於此哉
就使數者之中有其人矣責之以科條核之以名實尺寸
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挾持者大區區不足自見有逃
而去且況其窮愁失職放浪於風塵湖海之中鬱鬱無所
遇又安知其幾輩耶夫有雄材絕智抱濟時之具者此其
人類不能斤斤於言行博譽之閒矣有不為乃可以有為
之識舉世共道而獨不顧者必有經遠之謀接其人察其
議論毋以資格相拘毋以毀譽惑聽是在執事者之鑒擇
矣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
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者在合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
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
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
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
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
比之為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
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
於冊永以為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
巧更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
言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

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
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為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
時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
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難以朝廷
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為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原注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服問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
五士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即後人例
字至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
曰不為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
加人
作例
寇萊公為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
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
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懷國政者正

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
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
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
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
一官缺求者十輩原注世說注引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
曜出缺處當選沈氏曰史記儒林傳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漢時已有缺名錢氏曰
安國傳梁內史缺漢書杜業言方進選方為京兆尹時陳
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
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
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
所表以次用之酷吏傳後左馮翊缺後幸傳其後御史大
夫缺薛宣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
於羣卿以充其缺又云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則西漢已

有缺稱不魏書元修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
始子晉也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原注缺
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
用三年貞闕令狐喧在吏部楊炎為侍郎至分闕以惡闕
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
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
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為考功員外子憲為河南尉思立今日
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
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為眾目所視眾口所訾

亦趨起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
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
之則有其親未死而設為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
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
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
其亦何所不至邪願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為心則
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

